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十章。

【子曰。賢哉。回也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。回也。】

「雍也篇多是對孔子弟子行為狀況而談，一章一事」，一章書一件事。「相似而連編」，很相似，就是連接起來。「若以為全有連帶關係便錯了」，各章都是獨立的，是有連帶關係，每一個弟子都有他個別的一樁事情。「這本書原來好讀，因為多注解所以受干擾」，各說各話，不知道依哪一家注解。「群言擾亂，折衷於夫子。」在孔子在的時候，有各種言論擾亂社會，最後大家折衷於夫子，孔老夫子講的，依孔老夫子講的來折衷。「孔子之後，無人能折衷了。」

「吾講前的交代語、最後的斷語很重要，並不是吾個人的話，而是吾看了之後而說」，雪廬老人講《論語》之前有個交代的話，講完之後有個斷語，這個很重要。並不是雪廬老人他個人的話，而是雪廬老人看了經典注解，有依據而說的。「因為明、清科場採朱注，講學則不一定。」明朝、清朝考試採取朱子的注解，講學就不一定用朱注了。「昔日吾講《論語》使你們注重人情世故、世間法，十六年前還可以，十六年後的文學程度跌落到極處了。萬法無常，盛極必衰，衰極必盛，今日文字程度跌落，你們還須注重文字，例如本週三的《華嚴》，增上德慧的增上，原來有，才能說增上。」如果原來沒有就不能說增上，原來有才能說增上。「從前人對五子多半有涉獵，所以莊子、荀子人們多數知道，你們今後必須懂文

理。」

「孔子那時代為籀文」，這個是一種字體。「大篆的己、巳、已相差很少，容易有錯簡，若同一字做二種寫法，就變樣了，那是藝術，人卻以為兩個字」，其實是一個字。「又如草書中的知、去，同一寫法，所謂長短分知去。」

『子曰：賢哉！回也。』「孔子說，賢哉回也！賢在何處，下三句為顏淵的行為，第四句是說他行為的心思，又一轉，末句再收回，會起來。文章千變萬化，這種文章很難學，用心也能學。」

「老師說他賢就不容易了，為什麼賢呢？人們都說顏淵窮，其實比今人富，今人比他窮，卻極享受，又不安分，不滿而發牢騷，不幹好事，害社會。顏回如何好，我們不知，看看今人，與他比較，便知他的賢了。顏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但是今昔的畝數不同，有二百四十為一畝，有四百餘、有六百餘為一畝，周時若干為一畝不知道。總之，五十畝一家人吃不太充足，如何知道？顏子有父母，若是充足何必一簞食？同一省分所吃的數量也不一定。」這是古時候的情況。

『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』，「一簞食，簞，竹筐，所食為乾食，以竹筐盛著。一瓢飲，飲水用瓢，顏淵的飲食就如此。住在陋巷之陋巷在曲阜裡，聖公府東，極破爛，在陋巷絕不能蓋洋樓」。

『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！回也。』「飲、食、住勉強支持，這種情形，今日之下的人就很憂愁，今人以為人生百年而已，要享受，若不享受就來了憂愁，一享受便無所不為。」那就造罪業了。「孔子在陳絕糧，子路慍見說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子曰：君子原來就窮，無富裕，小人窮便泛濫行為了。因為君子有君子的道理，什麼道理？這一章所注都不對。一般普通人都受不了，顏回

不改其樂，顏子原來就樂，向來就窮，多少年還是窮，依然樂，仍不改其樂，故說賢也。」

「顏淵所樂為何？他已得道，他所樂者道。子貢問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凡夫都這樣，一富就驕傲，一貧便羨慕人、諂媚人，孔子說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窮而樂，有所得故樂，人都不願貧，他別有所得，樂於道。顏子得道故樂，注解的人未得道而知道，沒有這回事。夫子之性與天道，他知道嗎？孔子知道也不能說，說了也不懂。」所以是顏回他得道了，但注解的人他沒有得道，他怎麼能夠去注解顏回他的境界呢？孔子知道也不能說，因為一般人也沒得道，說了也不懂。

「顏子所得的道，你們不知，你們學佛，三藏經典不太明白，禪淨密律，除淨土外其餘都不懂。」這個也是確實我們學佛對禪淨密律不懂。「淨土，你們懂多少？不能與吾談，你們若能答覆吾有關淨土的問題，就決定往生，你們能夠嗎？」雪廬老人講到有關淨土方面的，如果能夠答覆他講有關淨土的問題，明白了就決定往生。「你若真信，便得法樂，就可以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修淨土法門，要信願行，有一分信就有一分樂，若不信便無樂可言，縱使給他千金的財寶，也不快樂，只是造罪而已。」

「此段絕不能注，因為必得與顏子的境界相同，才能知道顏子的境界，也才能注解。參考《集釋》的（餘論），周茂叔所說那一段很好，（發明）楊慎說的一段也好，其餘的注子，就不可以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點出來，這章經書不能亂注解，沒有跟顏回同等的境界沒辦法去注。所以建議我們參考《集釋》的餘論，周茂叔說的那一段，楊慎說的一段也好，其他的注子就不可以看了。

好，今天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

充滿。阿彌陀佛！